

“创新”不是一块遮羞布

王向阳
作者赐稿

-

春节回家过年，碰到童年时代一起穿开裆裤的淘伴。作为一位风云际会的青年科学家，如今的他已经功成名就，项上挂满了令人目眩的奖章，省级的，国家级的。

于是，我们哥俩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。

“老弟，你搞海洋气象，有什么创新？发前人所未发？”

“没有什么创新。”

“别瞎扯了！没有创新，怎能得到如许荣誉？”

“在海洋气象领域，我的学术水平已经进入全国的前十名了，但与美国人相比，差距不是一点两点。我在努力学习和模仿，以图缩小差距。说实在的，只能逼近，无法超越。”

“如此看来，在自然科学领域，能够缩小差距，即使没有创新，照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，老师从小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——“艺术贵在创新”，并一再重复那句老掉牙的名言——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，第二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庸人，第三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白痴。

在这样的文艺理论指导下，戏剧家们在创新的道路上孜孜以求，一往无前，即使马失前蹄，得不到观众的认可，在专家眼里也情有可原：“虽然还比较粗糙，不够成熟，但有创新意识，值得鼓励。”

于是，我们的戏剧家像狗熊一样冲进玉米地，掰了一个又一个，一面掰，一面丢，最后留在手中的，未必是最好的那个玉米棒子。

在“创新至上”的思维定势下，仿佛只有创新才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，继承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重复劳动。那么，创新果真那么美妙，继承果真那么不堪？我看未必！

就拿京剧的武生行当来说，如今学盖派的人也不少，这算是继承吧。可是，这些后生小子能够学到盖叫天老夫子的几分本事？如果能学到三分，在梨园也算顶呱呱的了，更遑论创新了。盖叫天先生的次子张二鹏生前反复强调：

“创新多容易啊，越是身上没玩意儿的人，越能创新，除了创新，啥都不会。成天创新，喊戏剧改革，我看那该叫戏剧宰割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继承很难，难在哪里？因为前面已经有一座高山竖立在那里，后来者不要说爬到山顶，就是爬到山腰，也非易事；创新容易，为何容易？因为没有现成摹本，没有比较，后来者可以自由挥洒，只要与前人不同就行，所谓的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。如今，多少身上没有功夫的演员，喜欢把“创新”作为一块遮羞布，来遮掩自己艺术水准的拙劣，遮掩自己的偷工减料。

真正的创新，是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，是在经历了大量的继承之后，对传统文化的艰难超越，是十年磨一剑后的灵光一现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大量继承昆曲和京剧传统艺术的基础上，兼收并蓄，融会贯通，推陈出新，独树一帜，创立了京剧梅派艺术，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。在梅兰芳之前，中国没有梅兰芳；在梅兰芳之后，中国也没有梅兰芳；几百年来，中国才出了一个梅兰芳。可见，创新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如今却成了无知小儿的随手涂鸦，不肯流汗流泪的梨园懒汉的遮羞布。

为啥创新？为谁创新？台面上可以讲得冠冕堂皇：把戏演得更难更美，唱得更好听，让观众更喜欢。私底下，很多演员是为自己的名利而创新。因为只有创新，整出一点花样来，弄出一点响动来，摆摆样子，装装门面，更重要的当然是“功夫在戏外”，施展公关的十八般武艺，才能把专家搞定，才能把奖杯捧到手，才能评上更高的职称，才能名利兼收。在“创新”的背后，其实隐藏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。至于创新以后的戏好不好看，好不好听，观众喜不喜欢，就不关心了。所以，很多创新的剧目，不是难了而是易了，不是美了而是丑了，不是动听了而是难听了。

君不见，婺剧经典名剧《断桥》本来就是一本以技悦目、以情动人的好戏，故有“天下第一桥”的美誉，“创新”以后，名字没变，导演的思路变了，为求动作火爆，炫人耳目，一味地卖弄技巧，跟杂技也相差不多了；婺剧经典名剧《双阳公主》，“创新”为《昆仑女》以后，变成“话剧加唱”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婺剧表演程式的特有魅力了；婺剧经典名剧《辕门斩子》，“创新”为《穆桂英》以后，变成美女如云的“大制作”，巾帼英雄穆桂英的飒爽英姿反而淹没在大扎大靠的美女群里了。

真正的创新，需要一个前提：尊重自身的艺术规律、坚持自己的风格特色。作为传统戏曲，就要坚持虚拟性、程式性和综合性，如果弄成“话剧加唱”，弄成“一曲专用”，就是自我消解、自取灭亡了。尤其是像婺剧这样历史积淀深厚、地方特色浓郁的传统戏曲，一定要坚持粗犷激昂的地方特色，如果弄得像话剧那样写实、像昆剧那样雅致、越剧那样清丽，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，就不姓“婺”了。这样的创新，是一种盲目的创新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“折腾”。

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，一直都在持续的变化之中，勾勒了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；从微观的角度来看，把这条曲线切分得足够短，就几乎成了一条条直线，并没有多少变化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同的阶段之间，确实起了变化；但在一个阶段之内，并没多少变化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瑰宝之一的戏曲，也是如此。戏曲八百年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与时俱进、持续创新的历史。但创新不是常态，只是充分继承以后的灵光一现。一个剧种，不可能天天创新，否定昨日的自己，一个演员，也不可能天天创新，否定昨日的自己。把漫长的八百年时间比切分开来，创新的时候是少数，继承的时候是多数。所以，我们要重视创新，更要重视继承，尤其是演员基本功普遍不扎实的今天。

在自然科学领域，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榜样，学习先进，为我所用，以缩小差距；在传统戏剧领域，我们更应该把梅兰芳、盖叫天、徐汝英等作为榜样，学习模仿，继承传统，以缩小差距。

（2011年8月21日）